

阿嬤的兒子 ■文王勝民

瀛苑副刊

風，從遠方的城市而來，帶來了一絲絲的訊息，但只有少數敏感的鄉下人才會察覺，或者說根本不會有人察覺得到。那遠從數十公里的煙臭（你可以想像那工廠煙囪、汽機車排氣管、路人手上的菸管等噁心的氣味），千里迢迢來到這個鄉下的路途上，早就被那可憐的都市人和通勤者，給清理的差不多了。不過，治中他靈敏鼻子卻嗅到了。

治中從台北開車到彰化老家，探望老母親和他唯一的獨生子。一路上的廣告看板、百貨櫥窗、紅綠燈、海報、攤販、KTV…等，那些與他隔了一層玻璃的事物，他壓根兒沒仔細瞧過一眼，也未曾清楚看見過。稍後，在眼前高速公路他只看到車輛、號誌、安全島不斷重複、再重複…，他踩緊油門，倒也不是因歸心似箭，事實上，在他心中升起的一股以往城市煩躁與不耐煩。一直到下高速公路後，路邊五花八門的檳榔店，他才慢下車速喘口氣，好好的看西施幾眼，細心觀察她們身上比基尼和五顏六色的頭髮，心想回到台北後，一定得去個酒店，和那群「制服美少女」玩個party，樂一樂，犒賞自己一路上的辛苦。開著開著，發覺路越來越小，視野倒越來越廣闊了。

鄉下，綠油油的稻田、凹凸不平的小石子路、長著高草的水溝、幾隻白鷺鷥，還有那水泥屋鏽爛的屋頂，讓他感到輕鬆不少，自在了起來。拉開車門，他從菸盒裡敲出一根菸，那是根好菸，而此時，菸是他的好朋友。啪嚓一聲後，便開始大口大口地呼吸。

沿著那狹窄小路，空曠的鄉下、新鮮的空氣、小草的氣味中，他注意到路上赤腳嬉戲的男孩、女孩們的笑容。他想起他國中畢業時憨憨的大頭照，想到鄰居、同學們的模樣，一張張臉孔都浮現在他腦海裡；那些往昔在鄉間小路上的奔跑、跳躍，那些隨口而出的三字經跟接著而來的一頓毒打，霹靂啪啦地一股腦兒全湧了上來。這幾十年到台北唸書、工作，和這些朋友幾乎也沒有再聯絡，連家人都是久久通一次電話，說的卻僅僅是要家人匯錢給他，自己生活費已經快用完的類似台詞。他認為這些過去的自己是可恥的、愚蠢的，不值得懷念；現在的「自己」才夠強壯，才能適應這個社會

。而人生只不是一段該走的歲月，你有一張臉，一個身體，而你必須去餵養這個身體，遮蓋這個身體，一些時間之後，一切都會過去。這是他所謂的「真理」。所以，他將他的過去當作是自己最深處的秘密，同時，更是他的壓力。除了當兵時，一次與父母親面會時，他曾意外崩潰留下淚來外，他是說什麼也都不願意讓自己表現出軟弱的。

在異鄉的生活並不好過，離開家鄉時，他發誓要出人頭地。不願和家鄉隔壁里長伯兒子阿偉一樣，整天下田幫忙，活著像牛一般的生活。他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，會發達、會成功，他期待著這天的到來。可是，台北的天氣就是那麼溼熱，晝夜之間，都那麼的令人感到不舒服，一棟棟高樓讓他壓迫不堪，來往的車輛更讓他感到心驚膽跳，人群的擁擠像競賽一般，他們好像隨時都要把你踩在腳下。那一張一張虛偽的笑容和撲克牌的老K臉，都叫他感到可憎。他只得裝出冷靜、不在乎的神情，一張司空見慣的臉譜，甚至是一副「沒什麼」的表情，才可以讓他自己有安全感、受保護。當回到自己租的公寓，他卸下面具，走進那可悲狹小的房間，那個到處都可以感受到潮濕、灰塵的封閉空間裡去「適應」這個環境。幾年後，他「習慣」了！但也回不去了。

手上的菸快燒到濾嘴邊，他不再去看路旁的小朋友了，得去找找自己的「小朋友」——那八歲大的秉祥。轉念間，心想說不定秉祥是那群小朋友中的一個，他仔細的往裡頭瞧，想從其中找出和他最像的一個，可悲是居然他忘記自己童年的模樣了。一直以來，他不曾真正注意自己的臉孔究竟已轉變成什麼模樣，他只計較自己西裝、髮型、儀態、身形，但卻忘了那純真的眼神和真摯的笑容。有時候他會覺得「自己」和台北街頭的某個路人長得很像，甚至心中有點驕傲地感到竊喜。想著想著，一個不怕生的小男孩跑過來，一雙好奇的眼睛盯著他看，小男孩用閩南話開口問：「阿伯！你甘是這裡人？」

稚嫩的聲音驚動了他，治中身軀顫抖了一下，手上的菸也從食指和中指間滑落下來，發覺到眼前的小男孩——五分頭，白灰色衣服上沾有泥巴，穿著藍白拖鞋和一件黑色小短褲的孩子。可他只注意到小男孩的眼珠子，那澄澈的、天真的神情，他感到一絲溫暖和人情味，報以微笑地問：「阿弟仔，我以前待誌這啦，不過，蓋久俾回來，啊

…你有熟識紅棗孀嗎？」小男孩笑嘻嘻地說：「啊…你找她有啥代誌？」治中有點不好意思說：「我是紅棗孀的兒子，我是來看伊！你甘可以帶我去找她？」小男孩拉住了治中的手，跟著其他小朋友轟隆隆地一起往紅棗孀家裡走。走了大概五分鐘，治中感到難為情，身為一個公司行銷部經理的他，卻被一群小朋友拖著走，這會兒他倒是有點像一隻小狗，或其他寵物一樣，被主人肆意地拉來拉去，任人嬉戲。終於，他來到這個紅色屋瓦、灰色矮牆、空曠的前庭、糾結盤根的松樹，那相片簿裡澄黃色的場景，亮了起來，治中的眼眶卻也濕了起來，就在這個同時，手裡輕握那隻小手的主人—小男孩，大聲地叫：「阿嬤！阿嬤！你兒子回來啦！」

屋子裡沒有動靜，但治中心裡卻慌了，他沒想到他身旁的小男孩已經八歲了，他沒想到身旁的小孩是自己的小孩，更沒想到他這個父親是這麼理所當然得到這個「稱謂」—阿嬤的兒子。而這是他應得的。他感到身體內部在虛弱顫抖著，血在裡頭洶湧，手臂酸得像萬條鐵絲在牽動，回音在他腦中百轉千迴，他受不了這個稱謂，和自己。胃，也跟著抽痛了起來。

2010/09/27